

蛋子传奇

——《平妖传》故事

罗贯中 原著

冯梦龙 增补

陈长义 节写

惊天动地圣僧，却是顽皮小儿，
人间多少善恶事，都演作神妖喜剧。



242.4
29

人民出版社

丛书编辑组：李德明 吴晓青

夏祥镇 谢德风

黄 斌

本书特约编辑：何积全

封面画、插图：张文忠

蚤子传奇

——《平妖传》故事

罗贯中原著 冯梦龙增补

陈长义节写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印张 2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500

ISBN	7-221-00320-3
I·81	定价：0.32元

识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写了从刻宫画匠太监到州、县令直至公差贪婪嗜险和丑恶心理，鞭撻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历数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直接影射着明代的现实。

这部小说最严重的缺陷表现在对起义军首领和几个义军骨干的描写上。第一，虽然书中将圣姑姑、甄儿、永儿、张鸾、蛋子和尚等神话似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肯定了他们某些好的品质，但又称他们大多来路不正，将他们加以歪曲。说圣姑姑母子三人都是狐精。永儿是唐代的倭臣张昌宗托生，转男为女的。王则本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是被逼造反、解民倒悬的义士，小说却称他是“多欲魔王”转世。

“好淫好杀”，尤其是起义之后，完全成了一个令人憎恨的恶霸。这就大大影响了这些形象的美感。第二，作者从封建正统观点出发，把他们都写成了分裂型的人物。当他们惩治贪官污吏时，作者肯定他们；但当他们举起反旗与整个封建王朝作对时，作者就把他们彻底否定了，或把他们的性格根本改变了。作者的封建阶级立场造成了人物塑造上的败笔，这是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应当注意的。

鉴于《平妖传》在人物塑造上的这些败笔，所以笔者在节写时只选取了蛋子和尚这个美感较强的人物和他参加起义之前的故事情节，取名为《蛋子传奇》。这样节写，是否恰当，尚待读者批评指教。

北宋真宗咸平年间，泗州城外有座迎晖寺，寺不大，只有三五个僧徒；又有个老道叫刘狗儿。寺中住持老和尚慈云，年近六旬，是个十分至诚本分的人。

一日，城里有人家请他诵经。慈长老想：“身上衣服有十数天不曾洗了，且烧锅热汤净一净也好。”于是拿只桶，到寺前潭中去汲水。只见圆溜溜的一件东西在水面上半沉半浮，桶一下水，便乘着水势扑通地滚到桶里来。慈长老只道是蛋壳儿，捞起来一看，却是个大鹅蛋。长老道：“这附近人家没见养鹅，哪来这个蛋儿？”对着日光照看，里面晶莹红润。长老想：“东邻朱大伯家鸡母正在抱窝，送与他孵了出来，也是一条生命。”忙到朱大伯家叫他把鹅蛋放在鸡窠里，说：“若抱出鹅来，就送你吧。”朱大伯应承了。可是不抱犹可，抱到第七日上竟弄出个怪事来。朱大伯去喂食，只见母鸡死在一边，有六七寸长的一个小孩子，撑破那蛋壳钻将出来，坐在窠内。别的鸡蛋都变做空壳，堆在一边。朱大伯慌了，便去报与住持知道。长老听说吃了一惊。跑去看时，连呼：“奇怪！奇怪！是老僧连累你了。等明年荞麦熟时，把几斗赔你吧。”朱大伯说：“不消得，这也是各人的命数。只怕东邻西舍传说开去，闹动了官府，把小事弄成大事。老

师父快快拿这怪物去处置了，休得连累我家。”长老只得脱下皂衫，连窠儿盖着端回寺里，也不对徒弟们说知，径到后面菜园中，拿柄锄头，靠墙角刨个坑，将鸡窠做了小孩儿的棺木，深深地埋了。

二

说也奇怪，慈长老方欲回身，只见那孩子一个核桃般的头儿从土里钻将出来。长老慌了手足，急将锄头打下去。用力过了，扑地跌了一跤，把锄头柄也打脱了。爬起来看时，那孩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鸡窠里面，对着慈长老笑。长老心中不忍，便道：“小厮，可惜你走错了路头。若投在富贵人家，夜明珠也赛不过你。如何钻到蛋壳里去了？今番听老僧吩咐，别投生路。休得成精作怪，恐吓老僧。”便将锄头柄儿安好，将鸡窠翻过去埋了，盖上泥土，用足踩实，又搬几块石头压在上面，料没事了，方才转身。又想：“倘或钻个狗子进来，扒开石块，怎么好？我且把园门锁牢，这怪物不闷死也是饿死。”当下回到房中，取一把锁将园门锁了。吩咐众僧：“不得去开园门。”众僧知长老生性固执，也不去问他。

过了十来日，慈长老心下终是挂欠。于是悄悄取钥匙到园门开了锁，推开门走到墙角头看时，只见乱石四散抛开，鸡窠也翻在一边，不见了小孩子。慈长老这一惊非小，四下寻看，只见那孩子赤条条地坐在一棵杨柳树下，已变做二尺长了，长得十分清秀，身上并无损伤；他见慈长老近前，便笑嘻嘻地一手扯住他的布衫角儿。慈长老把他推开，转身便跑，再也不敢回头。离了菜园，心头还突突地跳。暗想：

“我恁般深埋了他，又是什么神鬼弄他出来。不然，一点点



小厮，哪有这样大力气挣扎。况且十来日里头，就长了一尺多。若过二三十年怕不撑破天哩！这等怪事，古今罕有。等我到观音大士面前问个吉凶，若是该留下抚养，或者倒是个圣僧，不是我们能灭得他的。若不该时，再作计议。”

长者来到禅堂，跪在观音面前，述说上项情由，拿起签筒摇了几摇，“扑”地跳出一根签来。拾起看时，却是个上吉签。签上四句口诀道：

疯波门外少人知，留得螟蛉只暂时。

来处来时去处去，因缘前定不须疑。

长者默想一会，解道：“螟蛉乃是养子，观音大士明明叫我收留，料也没事。”当下就唤老道刘狗儿来到禅堂，对他说：“不用村里什么人家多养了儿子，丢下一个在后边菜园里，方才我去看了，倒好个小厮，可惜他一条性命。我们僧家不便收养，你可领他在身边抚养。倘或长大成人，便剃发为僧，你老人家也有个依靠。”

原来这刘狗儿本是附近一个庄户，因年老无子，老婆又死了，憋着一口气，进迎祥寺做个香火道人。他因自己没儿，平日见了人家孩子，便如见了他的命根。当时听了慈长老的话，满心欢喜，转身跑到菜园杨柳树下看时，果然好个清秀孩子，连忙抱在怀中。慈长老也来了，对他道：“你抱进自己房里去，我就来。”老道忙忙地抱走了。

老道自收养了这小厮，爱如己子，早晚调些米汤稀粥喂他。这孩子不哭不闹，又没病痛，总是笑咪咪的，过了周岁，便替他剃了发。众僧都唤他做小和尚。附近人家早从朱大伯口中知道这孩子是从鹅蛋里抱出来的，本寺的徒弟们也知道了，慈长老也瞒不过，于是又都唤他做蛋子和尚。

光阴似箭，这蛋子和尚看看长成一十五岁。浓眉大眼，身强体壮，吐词响亮，勇力过人，最喜摆弄棍棒。且又资性聪明，诸般经典只要教他一遍，便能流水般背诵出来。老道对他倍加珍爱，慈长老也特意照顾他。众徒弟因此渐有不平之意，时常合计撵他出去，只是没个借口。

忽一日，老道得了个绝症，卧床数日，蛋子和尚不离左右服侍，但终因调治不愈，老道一命归阴去了。蛋子和尚哭了一场，买口棺木盛殓了，经慈长老同意，就葬在后边菜园里，因此很受了些寺里僧徒的冷言冷语。

蛋子和尚听得人说自己是从小蛋里头出来的，也暗自惊异。自知不是凡人，就打算要在世上寻件惊天动地的事做一做。他知道众僧对他怀着愤恨，背地里叫他畜生种、野和尚、鸡儿抱的狗儿养的，心里早就搁着一盆火。现在老道又死了，更无牵挂，决心外出闯一闯。只是长老对他格外照顾，有些不忍割舍。最后，他收拾好衣物，对着长老的净室磕了三个头，硬着心肠，趁着月夜，溜出寺门，云游去了。

慈长老不见了蛋子和尚，询问众僧，都说不知。派人四处寻了三日，杳无音讯。回想签上的口诀，知是因缘前定，只好罢了。

三

蛋子和尚离了迎晖寺，一路化缘前行，立志要游遍各处名山，寻访异人，得个惊天动地的道法。忽一日，他同几个游方僧人打从沔阳云梦山下经过。行到一处，只见乱山重叠，绝无人烟；前面白雾漫漫，不辨东西。蛋子和尚心中正在惊疑，其中一人猛然说道：“走错路了。”蛋子和尚问

他：“这是什么所在？”那僧一面领头往回走，一面说道：

“闻得这里有个白云洞，乃白猿神所居。因有天书法术在内，怕人偷去，故兴此大雾，以隔绝之。一年之内，只有五月五日午时那一个时辰，猿神上天，雾气暂时收敛。过了这个时辰，猿神便回，雾气重起。这雾不知多少里数，若误走进去，被雾迷了，四面皆无出路。云梦山共有九百里大，本地人都不知道白云洞在何处。”蛋子和尚暗喜：“原来真有天书在此！我若没缘时，哪个有缘？”过了几日，寻机离开同行僧伴，独自往云梦山旧路而来。到得山前，傍着近雾之处，搭起一座低低的草棚。日里外出化斋，夜间在棚中诵经养气。专等端午日，要到白云洞中盗取白猿神的天书。

此时已是四月初旬，离端午尚有一个月，蛋子和尚心下焦躁。虽然求法的心意甚诚，却还在半信半疑，恐怕那僧人所言，只是道听途说。他时常跑到山头上探望，只见一片白茫茫，不知中间是什么光景。

一日，蛋子和尚吃饱了饭，又买些酒来，吃个半醉。说道：“闻得醉饱之人，雾气伤他不得。怕什么猿神，等什么端午，只管问他要这天书。”乘着酒兴，冒雾而行。进去还没有一里，那雾气渐浓，眼也睁不开了，只得转身出来，方知僧言不谬。

守到端午日，看看已牌时分，雾气渐开；交了午时，天气清爽。蛋子和尚惊喜道：“果有此验，今日被我守着。”他足穿一双多耳麻鞋，手提一条檀木棍儿，抖擞精神，飞也似地朝山里奔去。行过二三里路，高高低低，都是乱山；草木蒙茸，不辨路径。其中有一线儿与别处不同，似曾走过的。依着这路行去，约莫十里之程，有座石桥，跨在阔涧之上，

足有三丈多长，只一尺来宽；涧有十余丈深，山涛咆哮，乱石峥嵘。蛋子和尚初次看见，未免骇然。转念一想：“既到此间，如何能生退避之心？死生有命，怕它怎的！”把眼睛只看着前面，大着胆走上桥去，竟一溜烟过去了。行不远，只见一个石洞，洞口上镌有“白云洞”三字。蛋子和尚不免大喜。进洞一看，好大一片天地，但见平原坦坦，古木森森；异草奇花，四时不谢，珍果名蔬，终岁自足。

蛋子和尚观之不尽，叹之不已。往前行去，见一座大石峰，峰下供着一个白玉炉，莹洁可爱。和尚道：“且莫论天书法术，只这般景致，这般宝贝，都是世人梦想不到的。今日到此，也是宿缘有幸。”他爬上峰头，正待饱玩，忽闻得香气扑鼻，刚说得一声：“奇怪！”早见炉中一缕香烟，袅袅而起。蛋子和尚大惊道：“莫非午时过了，白猿神归来也。”“扑”地跳下峰头，也不回顾，照着来路狠跑，连檀木棍也丢了。到得石桥边，只见霏霏微微，雾气渐生。这和尚着了忙，在桥上打个足绊，险些跌下深涧。且喜过了桥，胆便壮了。放开脚步，十来里路须臾走到，方才回头看时，已是一片雾海，峰峦再无。回到草棚中坐了一个多时辰，喘息方定。心中懊恼：“冒这番辛苦，只看得此景致，还不知天书真个有也没有？到明年端午，整整的还有三百六十日，怎生捱得过？”转念又想：“一遍生，二遍熟，明年再去，我也不看什么景致了，一口气跑到白猿神的卧室，把他藏的天书满担地挑将出来，任我拣择取用，却不好。”从此，息心息意，把草棚儿修牢，整日整月地四处闲游化缘。

四

光阴易过，不觉又是一个年头。看看自春而夏，又逢端午。蛋子和尚一月前又转到云梦山下，预先备些素粮。自初一日起便不外出化缘，只在草棚中打坐，养定精神。等到端午，早起扎缚停当。约莫午时将近，冒着雾气就走。这是第二回了，一路越发胆大，信步行去，早过了那三丈长一尺宽的石桥。到洞边时，雾气刚刚敛尽，蛋子和尚喜不自胜。进得洞内，无心观看景致，望着那座供白玉香炉的石峰一直走去。发现石峰对处是个天生石屋，约有民房五六间大，中间空空荡荡并无铺设。石屋后面，又是个小小石洞。和尚心想，那必是白猿神藏书之所了。低着头钻进那小洞去，只见里面弯弯曲曲，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内有石床、石凳、石椅、石桌之类，亦有石笔、石砚、石碗诸般什物，俱是天然生成，拿不起的，却并不见有甚么书籍。再进去时，洞渐小了，地下低洼约有一二尺深的水，料是尽头处了，已知天书不在其内。他又钻出洞来到前面石屋内，周围细看，不觉叫声：“啊呀！”原来这两边石壁上镌满许多文字，不是天书又是何物？只是一件，这天生石壁搬又搬不去，要抄录时，纸笔墨砚又不曾带来，如何是好？且凭着记性背它几条在肚内，也不枉辛苦这两遭。想罢站定脚步，正要从头仔细辨认那文字，忽闻得一阵香气扑鼻，走出屋外瞧时，白玉炉中早已烟起。慌得蛋子和尚不敢回头，拽开两腿，足不点地一口气跑过石桥。到了草棚里面，打坐良久，喘息方定。和尚一时想着两遍到白云洞中，担了多少惊怕，受了多少辛苦，不曾取得一点儿，不觉放声大哭。一连哭了三日三夜，兀自哀哀不止。

抽泣之间，忽然听得外面有人大声问道：“棚中何人，如此悲切？”蛋子和尚听得人声，抹干眼泪，钻出棚外看时，却是个白发长者。但见他眉端抹雪，颌下垂丝，声似洪钟，形如瘦鹤。蛋子和尚连忙向前施礼。那老者又道：“长老不多年纪，缘何独自一个住在这荒山之中，有甚苦情，啼啼哭哭？”和尚道：“长者有所不知，只因贫僧一心好道，闻知此山白云洞中，内藏天书道法，因此不辞辛苦，欲求一见。谁知两番到得洞中，全没用处。”便把取书经过细说了一遍。说罢，又哭起来。老者劝道：“长老不必过哀，听老夫一言。这白云洞，老夫少年时也曾到过。”蛋子和尚转悲为喜，忙问道：“长者既曾到过，必见天书，不知抄录得多少？”老者道：“虽则看见，无计取得。后来遇着一个全真道人，对老汉说，此天庭秘法不比凡书可以抄录。要传法时，也不用笔临，也不用墨刷，只用洁白素纸，带去白玉香炉前，诚心祷告，发个誓愿替天行道，不敢为非。祈祷过了，便将素纸向石壁有字处摹去，若与道法有缘的，就摹得字来；若无缘时，一个字也没有。”和尚问：“长者高居何处？若小僧摩得来时，好来请教。”老者道：“老汉离此不远，闲时又来相探。”说毕，扶着藤杖，望东路一直去了。蛋子和尚似信非信，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拚得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再守他十二个月，好歹要取些儿到手。”从此息了罢休的念头，又做着下年的指望。一连五日留心访那老者住处，并无下落，心肠也放慢了，索性打个衣包，离开草棚，提根防身短棍，仍向外方云游化缘去了。

蛋子和尚在湖北、湖南一带，逢山看山，遇水看水，流连光景，不觉又过了一年。他预先买就一百张洁净纯绵大

纸，带回云梦山下草棚中来，将纸编个号数，用细白布缝个包儿包着，又去清水潭中净浴一番。

到端午时，和尚早起煨饭吃饱，正待扎缚停当，却见云暗山头，下起一阵大雨。和尚道：“这雨早不下，晚不下，今日偏来与我送行。”只得望空磕头祷告。看看捱到巳牌时分，雨已停止。和尚大喜，取了绵纸，提了棍棒便走。此是第三遍了，路径已熟。比及雾气将散，已到桥边。蛋子和尚举目看时，吃了一惊，原来这桥经雨后，其滑如油。随你节节小心，如何吃得住足。有人会问，这桥先前经浓雾漫润，难道不滑？读者有所不知，这里的雾原是天庭为了遮蔽白云洞而布下的干雾，故尔全无湿气。今番却难走过。况且下面又是深涧，着实叫人骇怕。

蛋子和尚正为难间，忽然心生一计，放下齐眉棍，将这绵纸包袱，紧紧缚在背上，伏下身去，双手抱定石桥，两足跨在桥梁两侧，然后用力逐步挺去，不一时就过去了。和尚爬起身来，合掌叫声：“谢天谢地！”便急急进了白云洞。来到白玉炉前，双膝跪下，磕头祷告：“贫僧三番到此，望神灵可怜，传授道法。情愿替天行道，倘作恶为非，天诛地灭。”立罢誓，和尚走到石屋中，解下包袱，取出纸，就地展开，逐张照着编号顺序，先从左壁摩起，共得一十三张。又转向右壁逐张按摩，摩得二十四张。忽然，觉得香气来了。后边还有一段，来不及摩了。忙将摩过的三十七张，乱乱的卷做一束，用包袱裹了；余纸弃下，慌忙走出石屋。此时白玉炉内香烟大发，和尚急急跑到桥边，将包袱照前缚在背上，仍然手足并用，过了石桥。蛋子和尚喜得这番到手，且又险处已过，不由脚步松快，没多时便回到草棚之中。不

等喘息定，便取出纸来，展开来看。不看犹可，这一看，便瘫坐在地上，呆了。

五

原来在洞中时，手忙足乱，心神恍惚，好象有些字迹摩在纸上。如今看时，却仍是一张白纸，逐一检看，都是如此。蛋子和尚这番沮丧，真是不可形容。想着受了三番辛苦，险些儿误了性命。前两番虽是空行，还留有一线希望，今番再没指望了。发个恼，把这纸张撒做一地。越思越痛，不觉放声大哭起来。

哭了一场，要往潭边寻个自尽。出得草棚，行不几步，又遇着去年的白发长者。长者迎着问道：“长老求道辛苦。”蛋子和尚满脸羞惭，答道：“不好告长者得知。只因命里无缘，全没摩得半个字在纸上。似此命薄，不如一死了却。”说罢，泪下如雨。老者道：“长老且莫悲伤，有缘无缘也未可定。这天书不比凡迹，既不由笔墨临摹，字迹从何而来？况且明授者属阳，私窃者属阴，日光之下阴气伏藏，自然不见。要知道有缘无缘，须在戊亥子三个时辰，择个月盈之夜，在旷野无人之处，将纸向月照之，隐隐有缘字现出，这便是机缘已到，便将笔墨依样描出。若没字时，便是无缘了。”蛋子和尚如梦方醒，称谢不尽。老者别了和尚，转弯去了。

蛋子和尚不胜欢喜，转回草棚，把地下纸张重新拾起，依照顺序做两束儿卷着，藏于布包之中。预先备下笔墨，依了老者的吩咐，等到月盈之日黄昏时分带到一个最高的山头上，选个平坦处，将布包打开铺在地上。先将左壁上摩过的

纸一张张对月照看，一字俱无。蛋子和尚惊惶起来，又将右壁上摩过的纸对月照看，果然隐隐现出绿字。但这绿字全是雷文云篆，半点不识。且依样描摹下来，再作计较。到下半夜月色偏西，便不甚分明了。收拾回去，明晚又来。一连五日天气晴明，二十四张都已描完，收放布包里面。和尚回到草棚中一夜不睡，心想：“这天书文字不知何人识得？老者又不来，真急煞人。”到五更时刚朦胧睡去，只听得草棚外似老者声音说道：“欲辨天书，须寻圣姑。”蛋子和尚从梦中跳将起来，钻出棚外看时，并无人影。此时天已黎明，和尚道：“奇怪！明明有人说话，如何不见了？”想了一会，猛然省悟，知是白猿神旨我求道心诚，感动了他，两番到此点化。定然有个圣姑能辨天书，只不知居住何处？决心寻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此人。

和尚当下打好包裹，煨饭吃了，收拾停当，用松枝引燃草棚。暗中决定：只看草棚倒向哪一方便向那方寻去。

这一日是东北风，火势被风刮起，必剥剥把草棚上盖都烧完了。一声响亮，那几根柱子向西北而倒。蛋子和尚道：

“风头向南，棚柱反倒向西北，好古怪哩！或者圣姑就在那个方向，亦未可知。”遥对白云洞磕了三个头，谢别了白猿神，大踏步向西北行去。

六

话说蛋子和尚行至河南内乡县，已是次年五月中旬。天气炎热，想买把扇儿用用，走不多远，恰好见个扇铺。蛋子和尚买了柄细篾兜扇，见这店面后半间排下一张桌儿，两把椅儿，桌上摆有笔砚之类。蛋子和尚向店信道：“有心借宝

店笔砚一用，不知肯否？”店信道：“主人不在，但用无妨。”慌忙取出放在店柜上。蛋子和尚磨了墨，刚欲动笔，只听里面问一声：“谁取了笔砚去？”店信应道：“有个长老在此，借来写个字。”又对和尚道：“快写吧，主人出来了。”

说声未绝，只见里面走出个人来，头裹万字头巾，身穿单褂儿。看见和尚扇上写着“访圣姑”三字，拱一拱手问道：“长老哪里来，为甚要访这圣姑？”和尚道：“贫僧是泗州城迎晖寺来的，闻得圣姑广有道行，特地访她。”那人道：“泗州是岭南地方，这般远处也晓得圣姑哩！”蛋子和尚暗暗惊讶，心想：“果然有个圣姑。”便问：“施主见过圣姑么？”那人道：“曾见过来。”和尚道：“现今在何处？有烦施主指引。”那人道：“且请到里面坐下，容某细讲。”蛋子和尚跟进店铺后面，只见一个小小天井，几竿瘦竹，还有三间房屋。那人邀蛋子和尚进屋坐下，道：“某去泡茶与长老吃。”说罢出去了。蛋子和尚见桌上放着一本破损不全的《抱朴子》，随手翻看，见其中一条写道：“丹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皆浮水，赤光如火。取其血涂足，可步行水上不溺。”和尚想：“不知这丹水产此异物，若得此法，以后便不会遭落水之苦。”

正思想间，那人已用托盘端着两碗茶进来，放在桌上道：“长老请茶。”蛋子和尚起身谢过，那人开口道：“在下姓秦，单讳个恒字。去年往华阴县西岳华山进香，闻得街坊上人说道：‘本县杨巡检家，供着个活佛，叫做圣姑姑。识字金经，无人识得，只有她能识。’”和尚问：“她单识得梵字，还有别的道法么？”秦恒道：“闻说也有些异处，

能整月不食，也不饥饿。又时常与菩萨们往来，我们却不曾试她。”和尚道：“施主亲见过圣姑，是甚么模样？”秦恒道：“也只是个老婆婆，但神气不同，象有些仙风道骨。”

蛋子和尚当下问明去华阴县的路径，作别往丹水而去。这一年是六月初二日夏至，此时已五月二十一日了，明日恰好是夏至前十日。次日下午蛋子和尚来到丹水边，见是一条大河。得知这二三里河面内所出之鱼都带红色，更不杂乱，所以唤做丹鱼。因这丹鱼又少又小，又不中吃，所以没有打鱼的船儿。

蛋子和尚特地往下流头雇条小小渔船，多买些酒食与渔翁同吃，对他说道：“今夜要烦你下个网，取得几尾丹鱼时，我教你个戏法玩耍。”渔翁问：“甚么样戏法？”和尚道：“取这丹鱼的血涂在脚底上，念个咒语，呵口气往水面上行走，如履陆地。”渔翁喜道：“此法惟我渔家切用，千万传这口诀与我。”和尚道：“若有了鱼，传你却容易。”渔翁乘着酒兴，忙去艄头将网取来，就要往河里撒。蛋子和尚道：“且慢。我还有个咒语，停一会儿等鱼浮上水面，方可取之。”两个人且在船上叙些闲话，渔翁不觉带醉睡去了，只有渔婆在船后轻轻点着篙儿。蛋子和尚候至夜深，月从东起，果然见鱼浮出水面，那丹鱼映着月光，其色如火。和尚急忙唤醒渔翁，那渔翁醉还未解，糊里糊涂地撒了一网，只网得十来尾小鱼儿。再下网时，鱼多惊散了。蛋子和尚将鱼杀了，心想：“且把渔翁来试一试，若有验，下年来多取些备用也未迟。”他叫渔翁伸过双足来，把鱼血涂在足心里，口中假做念咒，呵口气，喝声：“疾！”叫渔翁下水快走。那渔翁老实，真个望水面双足跳下，扑通一声没到